



# 重返沂山

□刘君

1

上山的道路没有变。我10年前到沂山时,夜色中,巨大的沂山山脊如温柔的猛兽默默蹲伏。汽车沿蜿蜒山路攀爬,车窗外,月光如水。顺着曲曲折折的山道,张孝友陪我去海拔950米的歪头崮采访,他当时是沂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山风裹挟着潮气,吹得人直趔趄。当时已是初夏,没想到山上还这般冷。

在沂山,我认识了护林员张钦耀夫妇,他们当时已在山上待了32年。林场有3个观察和报告火情的瞭望哨,他们夫妇负责一个,主要是观察沂山的西北面,一小时就要瞭望一次。

在这个夫妻瞭望哨里,真正的火情并没发现过,虚惊倒是不少。为了这些虚惊,他们不仅要立即报告防火中心,更要争分夺秒地跑几里地、甚至几十里地赶到“事发”地点,查找隐患。

我还认识了在玉皇顶上的护林员魏富宝,有一年冬天雪后,张孝友去山里录像拍照留资料,上山后又赶上雪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天黑时赶到玉皇顶瞭望哨,发现当时20多岁的护林员魏富宝一直坚守在玉皇顶上。因为大雪,他已七八天没下山了,从山下带的方便面和面条快吃完了。

魏富宝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还不到140斤,瘦得像个麻秆。他们两个人凑合吃了点东西,张孝友才奇怪地发现,魏富宝简陋的小屋里摆着两台电视。一问才知,原来这两台电视一台只有声,一台只有影,想看就得两台一起放,总共也收不到几个频道。

魏富宝看了会儿电视就去瞭望巡山了。等张孝友再见到他已是四年后了,几乎没认出来是他,一问才知他下山两年不到,体重就到了220斤。

或许是上天格外垂怜,只有这些山林的“守护神”们才能真正看到沂山最美的风景。因为日复一日观察瞭望,他们最清楚看云海的最佳时节,最知道云海的千变万化。因为每天

数十里的往返巡山,他们最知道雾凇之美,最清楚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冰瀑是何等壮观。

沂山虽不及泰山盛名远播,却位列华夏五大镇山之首,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和内涵。

然而,绝美的风景掩藏了护林员难以排遣的寂寞和付出。

在沂山待得久了,常常分不清哪些是树,

哪些是护林员。他们也像树一样在这里扎根深根。也许,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即使一生都在原地,也会昂首向上“行走”,安静、缓慢、坚定,直到生命的终点。

2

又见到张孝友,和10年前一样,他的脸上挂着我熟悉的笑容,如今他是临朐党史研究中心主任,主编出版了《沂山石刻》。

这一次,他带我们领略了沂山真正的惊艳。五岳之外,“黄帝画地布九州”时,还有闻名天下的五镇,沂山被称为五镇之首。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就有对沂山祭祀的风气,直至清末绵延不断,由此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主要集中在东镇庙。

和10年前一样,总能从张孝友身上感受到一股热情。他曾戏称自己是东镇庙住持,山上每一块碑刻的位置和内容、以及来自哪个田间地头都如数家珍。只有他清楚,那些只有在冬天的斜阳下才能看清的碑刻背面,到底记载着什么。

他介绍大东陪岱碑时,说碑上的字是乾隆皇帝御笔所书,毁于1947年前后,现仅剩大字上半部,为原碑的1/6。

他介绍灵气所钟碑时,说钟字为专注汇聚之意,是康熙御笔。苍劲挺拔,飘逸洒脱。该御书真迹存于庙中,在民国初年被守庙道士卖于文物商贩,被当时的临朐县长辑回,所字的下半部,在1952年前后,曾经作为基石弃于原东镇小学的房基之下。

东镇庙建于宋朝初年,至清末,有大小碑碣360余方,形成了规模宏伟、气势壮观的东镇碑林,有御制碑文40余篇。碑刻书体精美,

正、章、隶、篆、行书兼备。镌刻或阳文,或阴刻,或双钩,或深镌,或浅雕,各有千秋。

所惜者,由于战乱及运动,碑碣损毁严重。又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碑文多有漫漶不清之处。张孝友利用工作之余,广泛收集、深入挖掘、仔细整理沂山石刻,将东镇碑林145幢碑碣(含部分残碑)200余篇碑文及各处历代刻石内容集于一书——《沂山石刻》,翔实地记述了沂山石刻全貌。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从那历史记载中,从字迹漶灭的摩崖石刻中,我们倾听着历史留下的回声,这样从容,这样不惊扰。从那参天蔽日的名木古树,汉柏唐槐元银杏,领悟书法碑刻艺术之美,领悟能够永续才是来日方长,领悟能够传承才是天长地久……今天的我们在此流连,百年后,谁又会在此惊叹连连呢?

3

住在沂山,从夜晚到清晨,耳边一直有三种声音回响:水流、松涛和鸟鸣。沂山水量丰富,是弥河、沂河、沭河、汶河的发源地。有人开玩笑对我说,在沂山顶上放些茶叶,山下人都能喝到好茶了。

好水来自树的涵养。这点是沂山人最为自豪的。沂山不仅森林覆盖率高,而且植被种类丰富。松类、刺槐、栎类,还有水榆、花楸、三角枫……只要随便问一个护林员,他就会告诉你,沂山的植物种类有1020种之多。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山上著名的唐槐、宋柏、元朝银杏,而是万亩黑松林里那些不起眼的松树。

看它那虬曲的树干上盘旋向上的树皮,就知它与狂风劲舞时是何等刚烈,即使身体扭成麻花状,心依然向上。再看它的根,四下扩散,长长地延伸出去,阳光在黑松的枝叶间跳跃,每一根松针都被精心雕琢。看它长在那里,就在双脚之下,这种感觉本身就已经成为非常美好。

对热爱大山的人而言,似乎永远都嫌台阶不够多,山不够高,像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越陷越深。而坐缆车上山,其实更让我欢欣鼓舞。当我像一只大鸟飞越整个沂山,那种欢快肆

意的安全感,在空中的轻盈感,让人神清气爽。

沂山变大了——之前上山的高度,变成了现在上山的广度。10月的阳光有着别的季节所未有的特质,闪耀却并不刺眼,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漫长的距离。所以视线可以不受阻碍地看清楚山的起伏连绵,看清楚植物覆盖着它的样子。花楸裸露的树枝,光滑的灰白色泽一闪而过,一棵树连着一棵树,挤挤挨挨,热闹闹,对于植物而言,最好的月份应该是10月吧,比6月更灿烂,比8月更热烈。大片绿色间或一抹红黄,各种明暗饱和度的色彩顺着我的“飞翔”,一路向山顶蔓延。

山中一定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特质有待发现,只要换一个途径。每一次进山都会有新的收获,双眼会看到此前错过的风景,或者发现欣赏旧风景的新视角。耳朵和其他感官亦然,这是一项不断充实的经历,平凡的日子有其增益,偶尔还会出现不可预知难以忘怀的时刻。

独自去看瀑布的路上,松树、柏树、紫荆、藤蔓,那些暗绿浅绿的植物一齐涌来。石阶和栏杆没变,水声更大,我一面出神地望着流水,一面听着它的歌声。上一次在东镇御苑后捉螃蟹的情景仿佛还在。

一个人在山路上行走,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惬意时刻,辽阔的,无垠的,山风吹拂头发的飒爽,以及自身的渺小、世俗的纷扰,搅在一起交织着。

可以聆听到山的呼吸,我听出了山体内的神秘叹息。活着和死去的物质忍受了亿万年的沉积和孤寂,终于发出这么一声叹息,然后继续亿万年的沉寂。

大山常常在我们毫无目的漫游时向我们袒露它最完整的模样。心中没有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我不过是单纯想要和山待在一起。就像去拜访一位朋友,除了与它作伴,再无其他意图。

在山路上转头的一瞬,瞥见了约莫有十几株杂树,在午后的阳光下,在微风拂动里,摇曳着灼灼身姿。斑驳的树影在坚硬的石阶上写下笔画或简单或复杂的字。它告诉了我一个山的秘密,我的移动的身影叠加,形成一个新的秘密。



## 往事如风

连环画与电视机

□薛易

20世纪80年代,我上小学。父亲每次去城里的姑姑家,都会带几本小画书(连环画)回来,那是表哥送我的。最初看的是《说唐》,我识字太少只会看画。农闲时,父亲就读给我听。于是,我记住了1400多年前的老乡秦琼秦二哥,还有他的表弟罗成。当然也有李元霸,看他手撕字文成都的一幕,并不觉得血腥,以为只不过像撕纸人一样,“嗤啦”一声就完了。李元霸用自己的大锤砸死时,我也不觉得伤心,只是纳闷,他武功那么厉害,为什么不知道躲一躲?看到罗成被乱箭射死,倒是痛哭了一场,多么俊的小伙子呀,太可惜了。

不过,从那之后,就有了点免疫力。再看到马踏淤泥被乱箭射死的情节,比如《岳飞传》里误走小商河的杨再兴、《杨家将》里金沙滩殒命的杨三郎,我都没觉得太难过,似乎明白了这是一种死亡套路。事到临头,任你再猛强,都只剩死路一条了。

当时,有一本小画书曾经真正吓坏过我,书名是《不断复活的旅伴》。其中讲述两位外国登山者被暴风雪困在一个小屋中,一人生命垂危,留下遗言:“千万不要把我活埋了。”去世后,另一位同伴含泪将他埋葬。但第二天可怕的事情发生,那位死去的旅伴重新回到屋里,端坐桌前。生者惊恐万分,重新将死者埋葬,但次日死者再度回来。如是三,生者吓破胆子,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这个故事曾吓得我很多天都亮着灯睡觉。半夜醒了,也要把灯拉开再睡。

那些小画书,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我相信有那么多英雄曾经痛快地活过,还有皇图霸业、沙场鏖兵。我也把小画书中的内容变成了现实版的游戏,比如,把原本装化肥的大塑料袋沿边线剪开,系在脖子上当披风,手持一根撑蚊帐的长竹竿,再“哇呀呀,哇呀呀”一阵乱喊,就成了长坂坡前的张飞张翼德。还幻想自己被罗成灵魂附体,要去枪挑杨林的“十三太保”。

就这样,我家那个逼仄的小院,在鸡飞狗跳之中成了广阔的疆场。院墙上长了几棵青草,邻居家的石榴树探头过来。石榴花开得火红。

后来,我的小画书渐渐多了,同学也开始问我借,其中不乏四五年级的外村孩子。只要家里有,且不是我正在看的,我基本都答应。有人说:“那些五年的外村孩子你认识吗?他们上初中就不在这个学校了,肯定不还给你了。”我似懂非懂,心想,怎么可以借书不还呢?然而,确实很少有人把书还回来。

那时候,家里晚上总是黑沉沉的。因为怕多缴电费,灯泡度数本就偏低,还常常电压不足,灯泡总泛着红色。在灯下作业特别辛苦,有时干脆关了电灯,点煤油灯。

爷爷有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泰山牌的。有一次回老家,他用自行车把电视机驮了回来,说让我看一段时间。当时,村里还没有几台电视机。19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正在播,很多邻居来我们家看。屋里太小,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那是秋天,刚收完玉米,院子里黄澄澄一大堆。椅子和凳子不够坐,就坐在玉米堆上,还有人坐在墙头看。现在想想,12吋屏幕只那么大一丁点儿,隔那么远又能看到什么,但当时就是那么神奇、那么热闹。

那时,电视台也播了《射雕英雄传》和《八仙过海》,但我都没有太多印象。以后再重播,我才知道原来郭靖是男的,而扮演黄蓉的翁美玲是那么美。

最痛恨的莫过于停电了,而停电又是家常便饭。有时大家围坐在一起,眼巴巴等着《西游记》开演,突然就停电了。瞬间骂声四起。

当时,肖家村东头和西头,各用一条电线。我家住在西头,停电之后,有人就快速跑到东头,看那边的灯是否亮着。如果东头灯也灭了,就喊一声:“散了吧,散了吧,是乡里统一停电,看不成了。”如果东头灯亮着,西头全灭了,那很可能是因为村里的电楼子(供电室)跳闸了,得赶紧跑去电工,求他马上去送电。如果西头也有人家亮着,只是我家和附近几家灭了,那就是某根电线出了问题。父亲立刻扛起一根三米多长的木杆,去外面电线杆那里,把几根电线敲一敲、打一打。我们小孩也跟在后面,只见漆黑的夜空中,电火花四射。常常打着打着,灯就亮了,电视就响了,孙悟空就出来了,就是一片欢呼声。



崂山巨峰 左垂钓

## 故乡的郁李

□曹忠玉

故乡有一种野生灌木,高不过三四尺,每年4月开五瓣的小花,其果球形,在7-8月成熟,因像小的李子,方言中称作“车李”。

我翻查植物志,请教乡亲和专家,辨别了麦李、欧李等类似种属的野果,纠正了与美洲“车厘子”的关系,终于确认这是一种郁李,植物学上正式名称是长梗郁李,在山东的分布区主要是昆嵛山和崂山,扎根山野千百年,普通且平凡。

小时候住在山村,郁李果明显与众不同,摘下熟透的果子放进嘴里,酸中带甜,汁水充满唇齿,沁人心脾。它又非常丰产,果实累累,总把细柔的枝条压弯。

要吃到完全成熟的郁李果并非易事。樱桃红满枝头的时候,其“枝间时见子初成”,小小的果子藏在叶下;麦黄杏熟了,它长大了些;直到桃、李等水果大量上市的盛夏,它才开始成熟,个头比李子小多了,成熟期却要更晚。它最初是绿色的,慢慢变成白色,又从一处浅红到全变红,真正熟透的果实是鲜红色的,大小似樱桃,在绿油油叶子的衬托下,显得娇艳可爱。然而,熟透的果实在枝头待不了太久,大多年复一年自红又自落。

没有成熟的郁李果很酸涩,村里孩童多像王戎不取道旁李一样,尝过一次就不吃了。或许是天生的缘分,它成熟期恰好在暑假,上学时每年一放假,我第一件事就是走遍熟悉的山林高坡和田间地头寻找郁李,摘下那些深红的果,日啖数百颗,剩下的让它们继续成熟,不时

再去享用美味,也像看望“老朋友”。假期结束前,我必定要一处不落地再去一遍,吃过最后成熟、又大又甜的郁李果。有时到远山玩,有了郁李再杂以其他野果充饥,一整天也不觉得饿。在郁李陪伴下,我小时候极少参与伙伴们到果园里的顽劣之事。

慢慢长大后,我也倾心于郁李的花。每年4月天气乍暖还寒,遍地灰黄,它叶子还没长出来,花就抢先开放了。花形似梅花,要小些;花瓣颜色像苹果花,白里透红,花蕊是红的,所以整个花看起来更红些。繁密的花朵立在长长的花梗上,缀满枝条的中上部,精神抖擞,蓬勃向上。大多是一丛丛竞相怒放,开满山坡,远远望去像大片丹霞。但其花期不长,后来读到白居易《惜郁李花》“由来好颜色,长苦销铄”,深有同感,梅尧臣称其为君子花。

花褪残红之后,郁李叶子长出来了,初生的叶梗和叶片略显红色,长成后一直是非常养眼的绿色,不浓不淡正相宜。它叶茂根深,极耐旱,烈日炎炎下从不蔫头耷脑,能像松树一样挤开石缝生长。

郁李与杂草相伴,秋天很容易被一起割掉,喂了牲口或当了烧草,每每遇到这事,都会暗暗抱怨粗心甚至狠心的乡亲,不过,第二年总会生长出一片繁茂的小苗,愈加生机勃勃,到秋天就长成更多棵茁壮的郁李,我又释然了。

现在离故乡远了,郁李却不断萦绕在心头,常常梦见。

## 里院清道夫,曾经的里院标配

□兰台惠质

由各里院夫役负责清洁。

相关监督制度也很规范。1931年的《青岛市公安局清洁队工作监督简则》规定:“所有各里院杂院应由各公安分局局长逐日派员查看,如院内有秽物及厕所不洁,或督促院丁认真扫除,或酌情处罚。”根据《污物扫除条例实施细则》,里院住户如果发现居住环境不够清洁,也有权利向公安局报告。公安局会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处罚,及如何处罚。可见,夫役的责任很重。如果业主或代理人不希望因卫生问题被处罚,还是要雇佣一些靠谱的夫役才好。

扫除夫役的雇佣虽由各里院自己做主,但这更是一个全市性工作。1934年初,随着青岛新建杂院日渐增多,很多新杂院并未雇佣院丁,以致院内厕所污秽不堪,院中垃圾无人打扫,甚至每一院丁兼充数杂院。这些情况对公共卫生无疑大有妨碍。为了整理起见,公安局进行了重新登记,将已雇佣院丁和未雇佣院丁的里院分别造册。当然,院丁的管理也是里院自治的组成部分。1934年,青岛市各区纷纷成立自治组织——里院整理会,院丁登记及训练亦是各区整理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院丁不仅负责各里院卫生的打扫,还负责各种消毒事宜。如1935年6月,第一区里院整理会考虑到已届夏令,天气渐热,里院住户拥挤,极应注重清洁,为维护公共卫生,该整理会特从上海购来消毒器材及消毒药品多种,并由卫生院丁两名、职员一名,于6月1日成立消毒组,每日出发工作,分赴各里院厕所、垃圾箱、污水盆等肮脏地带,实行消毒,以期杀灭虫菌,防疫病于未发。此外,各里院院丁还兼有报警员的责任。如1935年社会局制定的《里院公共遵守条规》第25条规定:院丁应由房东给予铜锣一具,遇有火险等紧急警号,即行鸣锣。总之,院丁更像是里院杂役。

里院是青岛特有的建筑,研究里院离不开研究相关的人。但此前很长时间,里院清道夫一直是被忽视的存在。事实上,与这些清道夫相关的档案史料也是我们研究里院的重要组成。比如,1940年代青岛并未有如1930年代一样的大规模里院调查,但这一时期仍有院丁登记。在登记名册中,除了院丁姓名及住址,也有各里院的院名,所在道路及门牌号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会发现很多相关的里院研究线索。

诚如本文开头所言,今天居住在城市各小区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小区物业负责小区内的公共卫生,城市环卫部门每天定点清运走小区垃圾。

但是,具体谁来打扫小区的公共卫生,这个人姓甚名谁,籍贯哪里、待遇如何,这些似乎只是小区物业需要操心的事,本“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岛里院清道夫的信息居然还要在公安局登记造册,委实让人难以想象。但若非如此,我们也无法获得很多相关的里院“老信息”。